

□高兴明

今年秋天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,我们从重庆主城新牌坊驱车出发,沿着沪渝高速公路东行,沿途的风景如画,山峦叠翠,风吹稻浪,仿佛置身于一幅流动的山山水水之中,阳光透进车窗,洒在身上,温暖而舒适,约一小时车程,就到了被长江和乌江簇拥的历史厚重之城——涪陵。此行的目的就是去涪陵畅游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“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”——白鹤梁。

白鹤梁,因常有白鹤栖息而得名。白鹤梁景点就在涪陵城区的长江边,是一处长约1600米、宽约15米的天然石梁,题刻始刻于唐朝广德元年(公元763年)前,现存题刻165段,3万余字,石鱼18尾,其中涉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,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处以刻石鱼为“水标”,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。白鹤梁唐代石鱼的腹高,大体相当于涪陵区的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,而清康熙二十四年所刻石鱼的鱼眼高度,又大体相当于川江航道部门当地水位的零点。这些题刻记录了长江水位的变化,是研究长江水文、航运、气候等自然现象的宝贵资料,被誉为“水下碑林”。

在三峡工程修建前,每当江水退去,白鹤梁上的石刻就会自然地裸露出

来,蔚为壮观。三峡大坝蓄水175米后,白鹤梁题刻就被淹没于40米的江底。对白鹤梁题刻的保护,直接关系到向世界昭示三峡工程是否属于文明工程的关键。当年,国家组建庞大的专家团队经过十年的反复论证,根据国际“威尼斯宪章”中不可移动文物以原地保护为主的原则,最终以“无压力容器”的保护方式,创造性地修建了世界上唯一在水深40米处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。这处隐藏在江水之下的秘境,现在只能通过水下廊道下去才能看到了。

我们沿着江边的步道,漫步至白鹤梁的入口,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矗立在



白鹤梁

科普
文学

眼前,走进博物馆,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幅巨大的长江流域图,它详细描绘了长江的流向和沿途的地理特征。在展示厅里,陈列着从白鹤梁上拓印下来的题刻品,每一块石碑都承载着历史的厚重,白鹤梁是涪陵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我们随着观光扶梯缓缓下降,透过玻璃就看到了水下的白鹤梁。灯光透过水面,斑驳地照在石梁上,那些历经沧桑的题刻在水光中显得格外神秘。随着扶梯的下降,我仿佛穿越了时空,去到了那个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时代,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。

水下参观通道紧贴着白鹤梁,让我

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这些珍贵的题刻,透过玻璃窗,清晰地看到那古老的题刻,有的苍劲有力,有的细腻婉约,它们见证了岁月的流转,江水的涨落,每一块石刻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,抒发对山川的赞美,对人生的感慨。特别是“石鱼出水,大稔丰年”的石刻,不仅展示了古人对长江水位变化的记录,也是对丰收的祈愿。这些描绘白鹤的石刻栩栩如生,仿佛那些白鹤随时会从石头上飞起来,不禁让人对古人的智慧和毅力肃然起敬。

“白鹤梁”三个大字,更是笔力遒劲,气势磅礴。站在它面前,顿时,城市的喧嚣被隔绝在外,这里只有宁静的江水、古老的石刻和悠闲的白鹤,我在这里感受到了一种超脱尘世的宁静,仿佛心灵得到了净化。长江的水在我身边和头顶流淌,带走了岁月,却带不走这些石刻的记忆。回到岸上,我站在江边,望着滔滔江水,微风拂面,感慨万千。回望那片水下的石梁,心中充满了敬意,中华民族的瑰宝,它静静地躺在长江的怀抱中,诉说着千年的故事,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自然与历史的交融,也让我对古人有了更深的情感。

白鹤梁,古人智慧的结晶。它不仅是一座艺术宝库、珍贵的文化遗产,更是一部活着的水文历史。那些精美的石刻,与江水相互映衬,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,永远散发着它独特的魅力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文心
雅风

名字里的苏东坡

□刘友洪

苏东坡与渝州,即今天的重庆是有缘的。

嘉祐四年(公元1059年)冬,苏东坡随父亲苏洵、弟弟苏辙携全家沿岷江、长江顺流而下,去往京城。他们路过重庆时,曾登岸游玩,访亲问友,苏东坡留下了《渝州寄王道矩》诗。965年后的2024年5月29日,我的拙作《把苏东坡刻在地名里》,发表在苏东坡曾经到过的渝州——《重庆晨报》第十版“黄葛树·人文”栏目上。既作为“苏粉”,更作为晚辈的我,深感无比荣幸。

在该文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:我在资料上得知,那里(指雷州半岛)有一个叫“苏二村”的地方;一看地名便知,当年苏轼苏辙两兄弟曾去过那里,我相信,那个村子里肯定还有许多关于“二苏”的故事,有空一定去看看。

这是我2024年5月写的。那时我率眉山市政协文化考察组,赴广西贵港、北流、北海,沿苏东坡当年贬谪海南时在广西境内的“南下”路线前行,有感而发写成此文。但由于时间关系,我们没能去到雷州半岛,自然也就无法寻访苏二村了。

如此机缘巧合,我的这个愿望,竟未跨越2024年,就实现了。

癸卯年仲秋时节,眉山市政协开展了第五次“雪泥鸿爪寻东坡”活动。此次广东和海南之行,大体也是沿着苏东坡当年从惠州贬往儋州的路线行走的。只不过,当年东坡是步行加马车,最多再搭上“顺水”船之类,这样下来,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路程。而今天,我们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便是高铁,过琼州海峡还乘坐了轮船,平均下来,日行千里不在话下。所以我们此行,只能在东坡的诗词文章和沿途风物中,揣度坡公当年的心境了。

坦率地讲,东坡先生除在惠州和儋州各待了三年之久外,其余地方均为路过,南下加上北归,最多也就路过了两次,或者说小住一两晚而已,但沿途所见,均是对东坡的无限景仰,着实令我等先生的家乡人心存感激和感动。

还是拿苏二村来说吧,苏二村位于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。当地人介绍说,苏二村原名荔枝村,荔枝树很多。苏东坡很喜欢吃荔枝,留有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佳句。当年他从惠州被贬海南时,途经遂溪南北要塞“三十里官路”,便慕名走进了荔枝村,可惜吃荔枝的季节已过。后来,东坡先生遇赦北归,经过遂溪时恰逢荔枝成熟,他再次踏进荔枝村,村民用味道最美的“荔枝王”来招待他,终使东坡愿望得以满足。为纪念东坡先生两次踏进荔枝村,便把荔枝村更名为苏二村,即为“苏东坡二进荔枝村”之意。

其实,我更愿意,“苏二”是指苏轼、苏辙两兄弟。绍圣四年(公元1097年),苏东坡被贬儋州的同时,苏辙亦贬雷州;而雷州,却是苏东坡去往儋州的必经之地。当苏东坡行至广西梧州时,听说苏辙正在不远处的滕州,于是加快脚步紧追上去,兄弟俩得以在滕州相见。他们结伴同行,一路逗留,难舍难分,东坡将苏辙送至贬所雷州衙府报到,苏辙则一直将东坡送到雷州徐闻县递角场,在那里坐船渡海,兄弟俩在海边跪地泣别。从路径上分析,假如苏东坡真是两次经过苏二村的话,那么,第一次经过苏二村的时候,肯定是兄弟俩同时经过的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要说苏二村是苏轼、苏辙都到过的村,也无不妥。

不管怎么说,苏二村都与苏东坡有关。事实上,在广东、广西和海南,凡含有“苏”“坡”“公”等字眼的地名,大多与东坡有关,或与苏辙有关。比如,徐闻县放坡村,传说是被流放的东坡当年北归登岸之处;雷州市苏公亭,因苏轼、苏辙同寓湖上,泛舟湖中而得名;海口市苏公祠,供奉着苏轼、苏过以及东坡的学生、海南第一个举人姜唐佐的塑像;儋州市东坡井,是先生不忍当地人吃稻田积水,带领乡亲们打井,大家为纪念苏东坡便把它叫作“东坡井”,该井至今清泉盈盈;雷州市苏楼巷,当年苏辙住过的楼叫“苏楼”,这条巷子也就叫苏楼巷了;甚至西湖,也成为东坡的专属——雷州西湖,湖上同样也有苏堤……

如果说岁月如海,地名则如漂流



诗花
烂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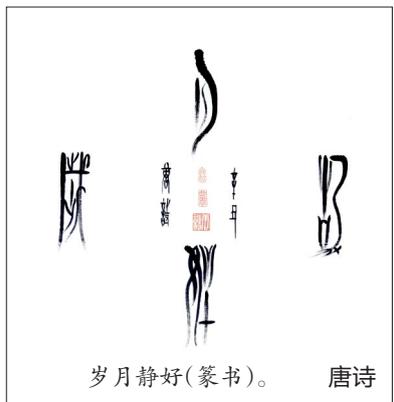
改变方式

□兰采勇

电脑进入待机状态
阳光,具有穿透能力,落在身上
像母亲的手一样多情抚慰
风说服时间慢下来
避开生活和工作中的伪命题
静坐中
放下无休止的深陷和内耗
像练习反刍
补充缺失的营养

疲倦撑不起远航的风帆
我贫瘠又荒芜的一生
已经错过诸多风景
要用余生开拓一块营地
停靠生锈的羽翼
对世界报以欢笑
不选择放手
会选择更换一种方式

揣摩中,获取新的启示
重新给自己贴上身价,再出发
(作者供职于重庆市群众艺术馆
调研编辑部)



瓶,即使它偶尔沉入水里,终会被人捞起,放到阳光下晾晒,以唤醒其沉睡的历史芬芳。

其实,不只在地名里,在其他名字里,也活跃着“东坡”的身影。在海南,为传播医学知识,苏东坡研究病后,一边到荒野采摘中草药,为百姓开方治病,一边请好友王古从广州寄来黑豆,熬制成辛凉解毒的中药——淡豆豉,为百姓治病,药效甚好。后来,当地百姓也纷纷种植黑豆,海南人便把它称为“东坡黑豆”;也是在海南,苦于物资匮乏,儿子苏过就地取材,用椰子壳为父亲苏东坡做了顶帽子,东坡很是喜欢,就请当地艺人对帽子加以雕刻,做成“椰雕帽”,并赋诗《椰子冠》。后人便把这种帽子叫作“椰子冠”,还将其列入“东坡帽”的一种。

东坡或子瞻,是苏轼那个时代的流行语,用其名命名的物件实在太多:东坡酒、东坡鱼、东坡肉、东坡肘子、东坡豆腐等。当然,从类型上看,其命名主要还是与“吃”有关。

当下,称“东坡”者就更加泛化了。但凡能与东坡扯上点关系的,都要冠以“东坡”之名,比如东坡路、东坡宴、东坡风、东坡服、东坡古镇、东坡景区、东坡泡菜、东坡春橘、东坡文创……其命名范围早已扩展到了“吃”之外。换言之,凡沾点文化气息的东西,都可以冠以“东坡”字样。我在百度上查询,含有“东坡”“子瞻”二字的物品名称,搜索得到的答案何止成百上千。

(作者单位:四川省眉山市政协)